

A stylized, expressionist illustration. In the foreground,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, wearing a red spaghetti-strap dress and a green earring, looks off to the right. Behind her, a large, dark, shadowy figure of a woman with a wide-brimmed hat and a green face with red lips is visible. The background is composed of bold,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blue, yellow, and orange. At the bottom, a green rectangular sign with a white border contains the title in large, bold, yellow Chinese characters.

失踪的少女

失 踪 的 少 女

(日)赤川次郎 著

(日)藤井雪雄 校

肖 晨 译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失踪的少女

(日) 赤川次郎 著

(日) 藤井雪雄 校

肖 晨 译

•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25印张 219,000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ISBN 7—206—00199—8/I·49

定价：2.50元

内 容 介 绍

失踪的少女…………… (1)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

肖 晨 译

私生子——少女的耻辱。当海伦知道自己是私生子时，感到天塌地陷，悲痛欲绝，离家出走了，走遍天涯海角，哪里去洗清这耻辱……

养 父——因没有生殖能力默认了女儿，也默认了妻子的放荡不羁，象亲生父亲一样爱着“女儿”。

生 父——母亲的情人，家里的佣人，少女的生身父亲。为占有自己的女儿，把少女从家中偷走。

迷人的爱……………(167)

〔阿根廷〕罗伯特阿尔特著

翁本泽译

“要拉伊沙中校的女儿嫁给离了婚的男人？绝对办不到……绝对办不到……我宁可看见她进棺材。”人的感情是微妙的，一见钟情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。

失踪的少女

(日)赤川次郎 著

肖 晨 译

(日)藤井雪雄 校

红汽车

“啊，真冷！”门开了，闯进了一群年轻人，三男两女，都是一幅天真活泼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从大城市来的学生。

“没什么，咱们今天就回去。”说话的是一个漂亮的姑娘。

“啊，这儿挺暖和的。”另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姑娘，一边哈着气，一边取下了脖子上的围巾。

这是一间山庄茶馆。刀形的柜台和3张茶桌。柜台里只有一个人，年纪不算大，胖乎乎的。他身上挂着一件白色大围裙，正在洗咖啡杯。

“请。”店主冷漠地应酬着。

五个年轻人围着柜台坐下。“我要咖啡。”“我也要。”
“我要可可，要热的。”

店主不紧不慢地拿出了五只杯子，摆在了柜台上。

“是不是要下雪了？”一个瘦削的小伙子边搓手边说，“还是东京那边的气候好。”

“好什么，东京已经被现代化工业污染得不成样子了。”漂亮姑娘说。

“自然的寒气也是不错的嘛！”“这里的屋子也有暖气啊。”另外两个小伙子附和着漂亮姑娘。

“住在这里的人可不容易呀！”披肩发姑娘说，“啊，咖啡来了，我先喝了。”

“别急，可可这就好。”店主接着说。

“快点吧！我已经快冻成冰棍了。”瘦削的小伙子点着自己那红红的鼻头叫喊。

“就好，就好。你们大概是东京来的吧？”店主问。

“是的，开着汽车来的。”

“要是下起雪就糟了，还想今天夜里赶回去呢。”

店主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

“这个地方很冷清吧？”漂亮姑娘问。

“是啊，在这里没有几座别墅，他们只有周末才来一次。到了年底人就多一点。”

“这里下雪多吗？”

“这得看年份了。”店主晃着脑袋，“去年冬天就下得不多——，不下雪，人们感到十分干燥，可一下雪，出门又很困难。”

“我呀，只要能从电影电视里看见雪就知足了。”瘦削小伙子说，“下雪后，汽车还能去吗？”

“雪特别大的时候，这儿的人们把车子挂上防滑链。”

“叔叔，您平常在这里住吗？还是到时候关上店门回家呢？”

“回家住”店主边回答边把冒着热气的可可倒进杯子里，“让您久等了。”

“嘿，棒极了。”瘦削小伙子两只手抱着杯子，“咕咚”、“咕咚”地喝着，烫得他直咧嘴。

披肩发姑娘又问：“那么您的家离这儿远吗？”

“不远。就在前面，靠近火车站。”

“火车站离这儿可有一段路呢。买东西方便吗？”

“开车去。下雪的时候费点事儿。”

“哦，您可真能干呀！”

店主笑了。接着他的眼光越过了这群年轻人，说：“啊，先生，喝好了吗？”

年轻人都吃了一惊，视线一下子集中在那位一直没有被他们注意的客人身上。他们根本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。这位先生穿着一件棕色的皮外套。两手抱着一个很大的纸口袋，已经走到了门前，“很好，谢谢。”他说。

“我来开。”店主跑过去，把门打开。“先生，慢走。”

“谢谢。”那位先生很得体地笑了一下。显然，他已经40开外了，但除了微白的鬓角，看不出是这么大年纪的人。

“刚才的那位先生是干什么的？”漂亮姑娘好奇地问刚返回身来的店主。

“是作家。”

“作家？叫什么？”

“叫伊波仲二。象你们这样的年纪也许不熟悉他。”

“那不一定，”漂亮姑娘觉得被人瞧不起，不高兴地说，“他写过什么书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一直搓着手的瘦削小伙子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。其他几个吃惊地盯着他。“伊波伸二写过《明天的空隙》。”

“嗨！这么说，他还挺有名气呢。”两个姑娘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。

“唉，可是——”瘦削小伙子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。

“叔叔那个人住在这儿吗？”

“在这儿后边的树林里。”

“那个地方更僻静吧？”

“是啊。只有他的一座别墅，孤零零的，出出进进全凭汽车。”

“一家人都住这儿？”

不知为什么，店主避开了年轻人询问的目光，说，“不，好象只是一个人。”他从柜台里走出来，收拾了伊波伸二用过的杯子。

“在这种地方一个人生活可真行啊！”漂亮姑娘赞赏不已。

“那肯定很有钱！”披肩发姑娘的口气十分肯定，“写书是有稿费的呀。”

低沉的马达声，从窗外传来，打断了年轻人的议论。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开走了。

“啊，还是那辆红色汽车呀。”瘦削小伙子喊了一声。

“‘红汽车’怎么啦？”一个小伙子问。

他摇了摇头，没有回答。

半小时以后，5个年轻人挤在一辆白色的“空线”牌小汽车里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漂亮的姑娘还没坐稳就问。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刚才在茶馆里只说了半截话，肯定这里有点儿名堂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削瘦小伙子的目光转向了车外。

“说吧。干嘛老想‘拿一手’，啊？！”漂亮姑娘半嗔半恼地说。

“没有那个意思。”瘦削小伙子陪着笑说，“那就讲讲吧，其实也没什么。”

“快点。”大家催促着。汽车在空寂的公路上飞驰，两侧的树和山从眼前掠过。灰蒙蒙的天，冷嗖嗖的风。

“伊波伸二就住在我家附近，他写过不少东西。”停顿了一下，小伙子接着说，“4年前，他的妻子突然死了。”

“4年前？”

“这以后，他就搬家了。”

“这和搬家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他的妻子是被杀死的。”

一下子，车内的气氛变得肃静了。“真是被杀害的吗？”披肩发姑娘打破了沉寂。

“那天，丈夫与年轻的情人幽会去了，把妻子一个人丢在家里。就这样，妻子被杀了。报案的是伊波，他第一个发现了尸体。”

“是不是抢劫杀人？”

小伙子没理会别人的争话，继续说：“丈夫有了情人，

想和妻子离婚，而且大吵大闹过，但妻子执意不肯。这些都被警察调查清楚了。警察怀疑丈夫——”

“接着怎么了？”大家都把头探了过来。

“以后——，哎，你开车小心点呀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开车的小伙子把头缩了回去，“要不，把车停在路边，讲完再走吧。”

汽车停在了公路边。

“警视厅拘捕了伊波，但证据不足——，虽然有一个人证明他在杀人现场。”

“证人？有意思了。”漂亮姑娘兴奋起来，眼睛闪闪发亮。

“证人是个小孩子。他没看见伊波本人。只是在伊波妻子被害的那个时间，他在门口看见了一辆红汽车停着。”

“红汽车？”

“对，伊波开的不就是红汽车吗。”“这个证明，对伊波显然不利。伊波是否在现场的旁证只有他的情人和那个小孩看见的红汽车。但警察无法下结论。”

“也是，红色的汽车，又不是就那一辆。”一个小伙子撇嘴说。

“那个小孩光知道是红色的，其它都不清楚，因此，警察不能断定那是伊波的车。”

“情人的证词，不能全信，但也不能断定是伪证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没个结果，最后只好宣布不予起诉。”

“不予起诉？那就是说，他被无罪开释了。”开车的小伙子说。

“但也不排除他就是凶手，只不过由于证据不足。是这

样的吧？”另一个小伙子问。

“对。左邻右舍差不多都这样认为。”

“噢，因为这样，他才搬到了这个地方。”

“那个情人后来怎么了？”漂亮姑娘仍然很有兴趣。

“不知道。——他妻子死了1年后，就搬走了。邻居们谁也不知道他搬到那儿去了。”

瘦削小伙子沉思了片刻，解释道：“看见刚才那辆红汽车，才使我突然产生联想——”

“怎么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这辆汽车而受到怀疑，怎么还要继续开呢？按理说，说什么也应该换个其它颜色的车。”

“也许他就是凶手。否则不会这么坦然地继续开这辆车。”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。

“唉呀，要下雪了。”开车的小伙子望了望窗外，天灰沉沉的，铅块似的乌云似乎快压到车棚上了。“起身吧。”他踩动了油门，汽车又在空寂的公路上奔驰起来。

少女

“啊！”伊波看到了座落在密林深处的别墅，精神振作起来，“终于到家了。”

伊波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汽车，森林里这弯曲狭窄的土路，对40多岁才学会开车的伊波来说：确实是很艰难的一段路程。他敏捷地打着方向盘，终于把车开到别墅前。

伊波的到来，打破了别墅的寂静。他把电冰箱打开，非常麻利地把香肠、鸡蛋……放了进去。随后把煤气炉点着，

顺手把壶坐在上面，壶里还有早晨剩下的咖啡。

虽然在外边喝过咖啡，但他觉得，在自己家里，喝自己煮的咖啡，是这样香甜。他放下杯子，向客厅走去。

这座别墅不算大，是一座二层小楼。不过对一个单身汉来说已是够宽敞了。这是一座古老的别墅，古香古色的木建筑，结构合理，虽然陈旧了些，但买时经过整修，伊波觉得还很称心如意。

伊波舒适地坐在扶手椅上，身子向后仰着，微闭着眼睛，在山庄茶馆遇到的那群年轻人的形象浮现在眼前。

……“先生。”随着店主人的招呼声，那些年轻人都转过身来看着自己，好象在看什么传奇的人物。他们这些孩子，能知道什么呢？什么“先生”？是个教书的先生吧，不会猜到是作家的……

作家伊波，现在并不急着要发表什么。每天除了接待偶尔来的一些编辑部的记者外，就是用一点时间写东西，但并不是每天都写，而且写写改改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

“叮铃铃”急促的电话铃声使伊波吃了一惊。别墅里虽然装着电话，但伊波几乎忘了它。

“谁给我打电话呀？”伊波自言自语地说着，不耐烦地取下话筒。

“喂，我是伊波。”伊波大声地说。他的电话一般是从东京打来的，大声地讲话已养成习惯。

“你是伊波先生吗？”传来一个清晰的女人声音。

“是，伊波。”

“打扰您了，很对不起。我是妇女杂志M编辑部的记者。”

“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我打算向先生采访一些事情。”

“采访？”伊波表现出怀疑的样子，妇女杂志社从来没有采访过他。

“啊，我知道你是很忙的……”

“不，我有的是时间——可是，到底想采访些什么呢？”

伊波询问着。

“我们打算把先生的情况向读者们介绍一下。”

“读者们……”伊波苦笑了一下。

伊波不习惯和陌生人接触，他犹豫了一下说：“那您什么时间来呢？”

“很抱歉，现在就想去打搅您。”

“现在，到家里来。”伊波吃了一惊。

“说实在的，现在已经到火车站了。”

伊波惊呆了，记者们采取的手腕是很难对付的，对方已来到这里，是无法拒绝了。于是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么请来吧。认识路吗？”

伊波在电话里把到别墅的路线连说了三次对方才弄清楚。

“唉！”他放下电话，叹了一口气。心想如果我不在家，他们会怎么办呢？不过，这帮记者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不过他们能找到这个地方吗？就是非常熟悉路的人，开车直接来这里还要20多分钟。

对于过着单调、孤独生活的伊波来说，有客人到家里来是罕见的。他忙了起来。走进厨房煮咖啡，洗杯子。平时伊波自己很少干家务，他每星期雇佣人到别墅干一天活。现在

街上有的是承揽家务活的妇女。对一个人生活着的伊波来说，该洗的衣服和要收拾打扫的地方是有限的，雇一个人一天就能干完。伊波用布擦杯子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

怎么？已经来了？这么短的时间是不会来的。会不会是别的客人呢？伊波一副吃惊的样子，一边考虑着，一边向正门走去。

“喂，谁呀？”伊波询问着。虽说这里并没有发现过什么危险的迹象，但对一个在森林里孤零零地生活着的人来说，还是慎重一些为好。

“是谁呀？”伊波见没人答应，又喊了一声。还是没有动静，这时，他警惕起来。

伊波在门上挂上铁链子——这是不常用的——然后打开门上的插销，把门往外推，可是门刚开了一个小缝，就推不动了，好象是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。

“到底是谁呀？”伊波把一只眼靠近门缝往外一看，一下子愣住了。他看见一条雪白的女人的腿，不是直立着的，而是在地上横着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条雪白细腻的腿穿着白线袜，黑色发亮的塑料皮鞋。伊波迟疑起来，这件事，放开不管是不行的。他把门关上，放下铁链条，悠着劲把门慢慢往外推开，他感到门外有什么东西被门推着一起挪动，待门开到尺数宽时，伊波侧着身体挤了出去。

门外的雪地上侧躺着一个少女，穿着深灰色的半大衣，裙子向上撩起，露出一伸一蜷着的两条腿。少女虽然身材瘦小，但已不是小孩子了，看样子有16岁左右。

伊波在少女身边跪下来，从上到下看了一遍，没有发现

受伤的样子。伊波轻轻地搬动少女的身体，使她脸朝上。少女脸色苍白，嘴唇冻得发紫，他伸手摸了摸少女的心窝，心脏还在跳动。大概是走累了，昏过去了吧。伊波一边想一边站起来，挠了挠头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她身穿的这身衣服太单薄了，这样躺下去要冻坏的，得先赶快把她搬到屋里去。伊波弯下腰，用手握住少女的肩部，把她的上身抱起来，用脚把门踢开，把少女拖进屋里。然后关上门，划上插销。

现在该怎么办？伊波考虑着，等一会妇女杂志社的记者还要来，让她在这躺着是不行的，放在一楼的客厅写作间不太合适，那么只有把她抱到二楼。

摆弄昏死的人是不容易的。伊波费了好大劲才把少女背在背上，一步一步地向二楼走去。二楼除了卧室，其它房间平常都不用，所以，只好先把她放在自己的卧室里。他把少女放在床上，她稍微动了一下，伊波俯下身去，发现少女又昏死过去，他用手摸了一下少女的头，并没有发烧。冻僵的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，五官端正，眼窝微陷，高高的鼻梁，带有西方少女的气质。多漂亮的少女啊，伊波心里赞叹着。

伊波把少女大衣扣子解开，里面露出紧身的红毛衣，显露出少女那苗条的体态。伊波想，一个人跑出来干什么呀？身上没有一点伤，衣服除了在门口沾上一点土外，也很干净。是迷路了？……也许在附近的别墅里住着吧。自己虽然在这里住了近3年，可由于不爱交际，所以对附近一带其它别墅的主人并不熟悉。大概她住在其它别墅，一个人出来散步，迷路，走累了昏倒在门口。家里丢了孩子，一定很着急，会报告警察的，看来，应该和警察联系。

想到这里，伊波走下楼梯，刚走到客厅，门口便传来脚步声，门铃响了。

这一定是妇女杂志社的记者来了，等他们采访后再和警察联系吧。伊波向门口走去。

采访

“不少读者来信希望读到伊波先生的小说，为此采访您。”这是一位30多岁的女记者，穿着时髦的玫瑰色裙式大衣，打扮入时，象个十八九岁的姑娘。后面跟着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摄影记者，一进门二话不说，在伊波身边转来转去，不断地按动着快门。

这样的事情很久没有了。伊波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小说家，经常被报刊采访，拍照。妻子被害以后，记者们蜂涌而至，他惊慌失措的镜头被报刊大肆渲染。以后，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他对摄影有一种感情上的厌恶，一见镁光灯就要扭过脸去。

今天，作为一个为读者所关心的作家，被重新摄入镜头，不免激起内心的兴奋感。“所谓的读者来信，也许是记者的信誉之词吧”，伊波想，有时明知是恭维话，也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。

一般性的交谈过后，女记者说：“谢谢先生了。”说着从身边提兜里掏出一个纸口袋，“这是特意在六本木商店买的，不知先生爱不爱，请尝一尝。”

“这……”伊波接过纸口袋一看，“原来是自己在东京经常吃的香酥咸饼干。”